


YILIN 畅销名作坊
Bestsellers

鹈鹕案卷

[美国]约翰·格里森姆 著 林晓帆 张岱云 译

*The Pelican
Brief*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鹈鹕案卷 / (美) 格里森姆 (Grisham, J.) 著; 林晓帆, 张岱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9
(译林畅销名作坊·格里森姆作品精选)
书名原文: The Pelican Brief
ISBN 7-80567-349-7

I. 鹈... II. ①格... ②林... ③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063 号

Copyright © 1992 by John Grisham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3-176 号

书 名 鹈鹕案卷
作 者 [美国]约翰·格里森姆
译 者 林晓帆 张岱云
责任编辑 可 轩
原文出版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2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2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349-7·I71
定 价 22.4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来不及拭泪 ——《鹅鹑案卷》解析

刘佳林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修长的双腿，苗条的身材，一头秀美的长发，两排洁白如玉的牙齿，达比·肖，新奥尔良市图兰大学法学院的一个二年级女生，不但迷倒了那些心猿意马的男生，也让她的宪法课教授托马斯·卡拉汉放下了师道尊严。一个是年方 24、有失怙之痛、因此恋慕父亲般情人的才女，一个是人到中年、狂放不羁、酷爱醇酒美人的自由派学者，正可谓情投意合，你愿我甘。

可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碎。达比·肖的一篇似乎微不足道、纯粹求知式的案情分析摘要，不但毁了她与老师的浪漫爱情，还让卡拉汉丧身于汽车炸弹，自己也被迫从此走上险象环生的亡命之路。

那个后来被称作“鹅鹑案卷”的案情摘要跟几天前美国最高法院两位大法官的遇害有关。

首席大法官罗森堡和另一位大法官詹森在同一天夜里先后遭人暗杀，此事不但让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震惊，美国总统也因之手忙脚乱。在华盛顿当局展开调查的同时，远在新奥尔良的法学院学生达比·肖也开始了她基本上出于好奇的分析研究。通过分析作案动机，尤其是查找两位法官之间的某些相似点，达比推想，这两件谋杀案一定具有内在的关联，并且背后肯定涉及

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可能跟一桩耗资巨大、尚未完结的诉讼纠纷有关。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案情摘要只是一些大胆的悬想和逻辑上的推断。卡拉汉看到后觉得有些意思，就在去华盛顿开会的时候顺便将它捎给了他的同学加文·维尔希克，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特别顾问。维尔希克将这份案情摘要上呈到局长手中，最后总统的高参科尔包括总统本人等都知道了这个材料的存在。

于是，蹊跷离奇的事情接踵而至。

卡拉汉被安装在他车内的炸弹炸死，在场的达比则侥幸逃过一劫。惊魂未定，达比又被一个自称是鲁珀特警官的男子带到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里询问情况，但当其他警车过来后，鲁珀特却忽然消失不见了。新奥尔良的警察说他们并不认识什么鲁珀特，这让达比摸不着头脑，她本能地意识到，爆炸事件不只是针对卡拉汉一人，她的处境也十分不妙。于是，达比还没有来得及拭一拭惊悚悲伤的泪水，就被迫走上孤身逃亡的道路。

达比首先打电话告知维尔希克，后者提醒她，她处境危险，要加倍小心。接着达比就发现有一个瘦个子在跟踪她，她租住的公寓房也遭到神秘人物的搜查，许多文件和电脑软盘都失踪了。面对形形色色的追踪尾随，达比不断改变发型服饰，频频更换住所。

就在达比·肖陷身风波、四处躲藏的同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格雷·格兰瑟姆也正通过各种渠道追问着两位大法官被暗杀的真相。格兰瑟姆从白宫的线人获悉，凶犯原来是一个叫做卡迈尔的职业杀手。但因为无法寻觅这个跨国职业杀手的行踪，其雇主的身份及作案动机也就成了不解之谜。使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格兰瑟姆多次接到一个自称叫“加西亚”的男子的电话。加西亚说他是一个律师，对罗森堡和詹森的案子有些了解，但他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满腹疑虑。格兰瑟姆设法搞到了加西亚的照片，但后来这个神秘的律师却忽然黄鹤杳然地失踪了，案件的线索由此中断。

为了参加老同学的葬礼，也是为了保护达比，维尔希克从华盛顿来到了新奥尔良。维尔希克与达比从未谋面，他们两人电话里约好在河滨走廊的一个服装店门口见面。但杀手卡迈尔再次露面，并先行藏匿在维尔希克的房间里，窃听了他们的电话录音，杀死了维尔希克，接着冒名顶替去见达比，他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杀害达比。谨慎机敏的达比根本料想不到，与她会面的那个按照她的约定身穿黑汗衫、头戴红色棒球帽的男子竟然是冒牌的维尔希克。但就在危急关头，卡迈尔却被从人群中冒出来的另一个神秘人物枪杀。

事件整个陷入一团迷雾之中。

从报纸上获知维尔希克遇害的消息后，四处逃生的达比惊恐不已，她甚至已经来不及为他人垂泪了，她必须抓紧时间把自己掌握的真相和离奇的经历向世人讲述。

达比联系上了格兰瑟姆，两人在纽约会面。达比讲出了她在调查后发现的“鹤鹑案卷”内情。两个大法官的死似乎应该跟马蒂斯有关。马蒂斯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石油巨商，他在该州的三角洲地带发现了一个特大的油田，如果开采顺利，他将有几十亿的收益。马蒂斯非常阴险狡诈，十分精通商业上的欺瞒掩盖伎俩，也明白如何结交上层以为自己的事业铺平道路，几年前他就通过科尔贿赂了当时还是副职的现任总统。但现在他的开采活动遭到一个名为绿色基金的环保组织的阻挠，绿色基金以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保护濒危物种鹤鹑为由起诉了他的石油公司。官司已经拖了很久，而且很可能会移交到最高法院。马蒂斯的律师团知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森堡和詹森都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的存在对诉讼的最后结果非常不利，除去他们则是确保胜诉的最佳办法。马蒂斯是一个为了自己的金钱事业而不择手段的人，他因此指使手下雇用了职业杀手卡迈尔将两位法官暗杀。马蒂斯过去曾经与现任总统合影，并有过金钱交易，他自信，即使案件调查发现

他是真正的元凶，最高当局也会因为顾及自身的政治前途而捂盖子叫停。这就是达比·肖在“鹤鹑案卷”中的大胆推断。

事实正是如此。并且，案件的进展、白宫的态度也不出马蒂斯所料。一桩惊天的罪行眼看就要被永远隐藏，真相将永远不会被揭露，谁知半路上忽然杀出一个法学院的女生，“鹤鹑案卷”不但惊动了最高当权者，也让各相关人员如坐针毡。于是，马蒂斯派人继续追杀达比。

显然，要彻底揭露事件的真相，必须获得大量确凿的罪证，弄清那个神秘的加西亚的身份就成为关键。达比和格兰瑟姆推断，加西亚很可能在怀特和布莱泽维契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走访了以前在该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学生，最终得知加西亚的真实姓名是柯蒂斯·摩根。但当他们去那家律师事务所走访摩根时，却惊异地发现，摩根已经在一个星期前死于街头流氓之手。摩根的死显然另有隐情。达比和格兰瑟姆继续调查摩根的妻子，终于获得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摩根临死前已经将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成陈述书，并拍了一盘录像带。马蒂斯与其律师团合谋策划的谋杀案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鹤鹑案卷》的作者约翰·格里森姆曾经是一名律师，他的小说大都跟法律、律师行业有关。与格里森姆的大多数小说围绕法庭及诉讼过程的展开不同，《鹤鹑案卷》的情节基本上是一次关于犯罪真相的追查与探询。由于事件牵涉的方面异常纵深（从职业杀手到石油公司，从律师事务所到最高当局，从年轻的法学院学生到一家大报的记者），各种势力的纠缠错综复杂，这部小说在情节的构成及发展方面就呈现出多条线索交织的态势，波谲云诡，曲折起伏。除了两位大法官的遇害这一情节引线外，小说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两条虽然相关却各自独立的线索，一条以新奥尔良的达比为中心，另一条则围绕华盛顿的格雷瑟姆的调查展开。两条线索的主人公各自面对的是不同的对手。对达比来说，马蒂斯

的党羽及其所雇用的杀手的追杀与达比的躲避推动着该线索的发展；就格兰瑟姆而言，科尔等人的从中作梗则使得这条线索进展缓慢。到小说的后半部分，两条线索合二为一，小说情节逐步趋于明朗，节奏也明显加快。此外，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介入又构成一条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情节线。相对于前面两条线索有明确的主旨（追杀与逃亡、调查与探询）而言，这条线索的发展方向却有些模糊暧昧。总统及其心腹科尔担心鹤鹑案卷真相的披露会影响其政治前程，于是他们设法阻止联邦调查局的追查，而希望主要是负责国际事务的中央情报局出面了解案卷实情，并试图让此事不了了之。但政客之间的恩怨仇隙和明争暗斗最终使得科尔一派、联邦调查局一派和中央情报局一派都各有心思地卷入整个事件之中，于是追问与掩盖、跟踪与保护就异常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直到小说结尾，联邦调查局局长沃伊尔斯的一番解释才让读者彻底明白了这几条线索之间的瓜葛与关联。

小说在人物关系的安排与身份设计方面也别具匠心。《鹤鹑案卷》的人物众多，一些次要却关键的角色身份诡秘且神出鬼没，从而增加了小说在阅读方面的难度，这也是一些读者心生抱怨的重要原因。格里森姆惯于让小人物与大人物形成对抗，用明显失衡的力量对比来制造悬念，以证明正义必胜的真理性。《鹤鹑案卷》的一方是涉世未深的孤身女子，另一方则是老谋深算的石油大亨，其雇用的是手段高超、9个国家都在通缉的跨国杀手，同时背后还有资格很老、精于玩弄法律的一帮律师。虽然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但得道者多助，达比的机智以及格兰瑟姆的加盟和中央情报局的暗中保护，最终使达比能够绝处逢生，逢凶化吉，并赢得最后的胜利。在次要人物的描写上，作者着力突出他们的神秘性，布下重重疑阵，进而渲染悬疑紧张的小说气氛。作为揭露案情真相的关键人物，柯蒂斯·摩根仅仅以陌生青年男子的形象在电话亭里出现过一次，其余几次读者听到的都是化名加西亚的声

音。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侦查人员的几次街头会晤也给人云遮雾罩之感。小说中最为神秘的一个角色应该是鲁珀特警官。他独立受雇于中央情报局，首先在卡拉汉遇害的现场出现，以后又多次尾随在达比的身后，与那些追杀达比的人混杂在一起，从而令女主人公也令读者无法辨别。在卡迈尔即将实施再一次谋杀的生死时刻，鲁珀特又突然从人群中出现，枪杀了卡迈尔，拯救了达比。

由于作者把叙事的重心放在情节设计、悬念制造、疑阵布置方面，人物塑造在《鹅鹅案卷》中相对而言就成了比较次要的部分。对以市场畅销为目标、娱悦读者为指归的写作追求来说，这样的安排当然无可厚非。但从小说诸元素的内在相关性来看，格里森姆在开头把女主人公描画为一个身姿绰约、善解风情的天才大学生，而在情节展开中又将这副美丽的肉身弃置不顾，这样的笔法委实有些浪费。所幸的是，读者在小说之外还可以拥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达比·肖，那就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塘鹅暗杀令》中的那个达比·肖，那个由大嘴美人朱莉娅·罗伯茨现实地肉身化的达比·肖。相对小说这种文字艺术来，影像中的女性魅力始终随着人物的现身而直接在场。于是，在惊险曲折、跌宕起伏的情节让人呼吸急促的间隙，我们还可以在银屏上尽情地凝视那个有着美丽肉身的达比·肖。

比之于那个来不及拭泪的女主人公，我们这样的审美活动始终来得及。

1

他压根儿不像是个还有本事兴风作浪的人，可是对于他所眼见的下面街上发生的情况，有一大部分，他却难辞其咎。真是妙得很。高龄 91 岁，一身束缚在轮椅里，还得戴上氧气罩。7 年前的又一次中风，他几乎告别人世，但是亚伯拉罕·罗森堡仍然活在世间，尽管鼻子里插着管子，他手中的法律大权却显得比另外 8 位更有威势。他是最高法院里硕果仅存的元老，单凭他一息尚存，就足以使下面聚集的人群中的大多数不得安宁。

最高法院大厦首要楼层的一间办公室，他坐在一架小轮椅上。喧嚷声响越来越大，他的双脚搭到窗沿，上身耸向外面。他极不愿看见警察，但是眼前窗下一行行密集整齐的警力却使他觉得有所宽慰。嘶喊着要拼命的闹事人群少说也有五万之众，警察却是岿然屹立，寸步不让。

“空前的人群！”罗森堡在窗口一声大叫。他的两耳几乎全聋。贾森·克兰，他的高级法律助手，站在他的身后。这一天是 10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新的一届法庭开始之日，这样的场面也成了庆祝第一修正案的一项传统节目。非凡的庆祝。罗森堡只觉一阵战栗。在他看来，言论自由就是动乱自由。

“印第安人来了吗？”他大声问道。

贾森·克兰贴近他的右耳，“来了！”

“身上有作战彩画？”

“对啦！全副出征装束。”

“他们全都跳舞？”

“是的！”

印第安人,黑人,白人,棕色人,妇女,同性恋者,爱护树木的人,基督教徒,堕胎积极分子,雅利安分子,纳粹分子,无神论者,猎人,动物保护者,白人至上分子,黑人至上分子,捐税抗议分子,伐木工人,农户主人——一片抗议的汪洋大海。防暴警察攥紧了黑棍子。

“印第安人应该支持我!”

“我相信他们是支持你的。”克兰向着这个捏紧拳头的干瘪老头微笑点头。他的想法很简单:政府高于企业,个人高于政府,环境高于一切。印第安人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责难声,祷告声,唱歌声,诵吟声,以及嘶喊声,全都越来越响,防暴警察也一个个靠得更拢了。聚集的人众是近年来最多的,也最粗野。情况显得更加紧张。暴力已经司空见惯。流产诊所挨过炸弹。医生们受到袭击,挨过拳脚棍棒。彭萨科拉有一位医生遭到杀害,被塞住了嘴巴,捆绑成胎儿的姿态,还浇上强酸烧蚀。街头的斗殴每星期都有。教堂和牧师受到寻衅好斗的同性恋者的亵渎凌辱。白人至上分子结成了形形色色的或明或暗的半军事组织进行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地袭击黑人、西班牙人和亚洲人。仇恨如今在美国成了流行的消遣。

最高法院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1990年以来,对大法官的严重威胁增加了10倍。最高法院的警力增加了3倍。每一位法官都有两名专门委派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予以保护,另外还有50名探员为了调查恐吓威胁事件而奔忙。

“他们恨的是我,是不是?”他大声说道,眼睛盯着窗外。

“是的,有一些人是。”克兰告诉他,颇感有趣。

罗森堡喜欢这个回答。他露出笑容,深深吸气。80%的死亡威胁是针对他的。

“看得见标语牌吗?”他问道。他已经差不多是个瞎子。

“有那么一些。”

“上面说些什么?”

“老调子。罗森堡该死。罗森堡退休。拔掉氧气管子。”

“这老一套鬼口号他们已经挥舞多年。他们干吗不来点新的呢？”

助手默不作声。老亚伯早就该退休了。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用担架把他抬出去的。3个法律助手完成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罗森堡总是坚持要自己动手写出他的意见，他用一枝海绵头的粗笔，在雪白的法律用笺簿上龙飞凤舞，活像一年级学生的书法作业。嫌慢？可是担任一个终生的职务，谁会计较时间快慢呢？秘书们仔细校对他的意见，绝少挑得出错儿。

罗森堡出声一笑。“我们应该把鲁尼恩抛给印第安人去撕咬。”他说的这位最高法院院长名叫约翰·鲁尼恩，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一个强硬保守分子，为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所痛恨。9名大法官中有7人是历届共和党总统任命的。罗森堡希望有一个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已经等了15年。他想辞职，他需要辞职，但是他无论如何也容不得一个如鲁尼恩之流的右派轻取他所珍惜的这一个席位。

他可以等待。他可以坐在这儿，在轮椅里面，呼吸氧气，保护印第安人，黑人，妇女，穷人，残疾人，以及保护环境，直至他达到105岁的高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动他一根毫毛，除非杀了他。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个大人物点了点头，又晃动一下，脑袋便倒向一边肩头。他又睡着了。克兰悄悄走开，回到图书室去做他的研究。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会再来，查看氧气，还让亚伯服药。

最高法院院长的办公室也在这层，比其他八位大法官的办公室更大，更气派。外面一间用来举行小型招待会和正式会见，里面的一间便是院长办公的地方。

里面的办公室房门关着，坐满了人，包括院长，他的3位法律

助手,最高法院的法警队长,3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 K.O.刘易斯。空气显得紧张严肃,还要努力保持这个严肃,才能充耳不闻楼下街上传来的喧闹。这可是难事。院长和刘易斯讨论最近的一批死亡威胁,别人都在洗耳恭听。助手们都写笔记。最近这 60 天来,调查局登记了两百多件威胁事件,这是一个新记录。这里面有见惯了的形形色色的“炸掉最高法院”的威胁,但是也有许多含有具体内容——人名、案件,事件和问题。

鲁尼恩无意掩饰他的焦虑。他正研究着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情况简报,读出了一批涉嫌威胁的个人和群体的名字。三 K 党,雅利安分子,纳粹分子,巴勒斯坦人,黑人分治分子,生命维护分子^①,同性恋的冤家对手,甚至还有爱尔兰共和军。看起来人人都有嫌疑,除了扶轮社和童子军。一个受伊朗人支持的中东组织威胁要血洒美国大地,为德黑兰的两位司法部长的殒命复仇。绝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那两起命案跟美国联系得上。一个新近出名的叫做地下军的国内恐怖团体搞了一次汽车爆炸,杀死一位得克萨斯州的联邦审判法官。尚未逮捕任何疑犯,但是地下军已经声明对此负责。它也在十多起美国民权联盟办事处的爆炸案中居于嫌疑榜首,但是它的行动都十分干净利落。

“这些个波多黎各恐怖分子怎么样?”鲁尼恩问道,头也没有抬起来。

“全是轻量级。我们不担心,”K.O. 刘易斯满不在乎地回答,“他们不断威胁已经 20 年了。”

“是的,也许现在是他们干点事儿的时候了。当前的气候对头,难道他们不会认为?”

“别记挂波多黎各人,首长。”鲁尼恩爱听人家称呼他首长。不是院长,也不是院长先生。而是一声“首长”。“他们发出威胁只是因为别人都在发出威胁。”

^① 指反对堕胎的人。

“真有意思，”院长说道，并没有露出笑容。“真有意思。我可不能让什么团体被遗漏掉了。”鲁尼恩把文件扔在办公桌上，揉了揉太阳穴。“我们谈谈安全工作。”他闭上两眼。

K.O.刘易斯把他的一份简报放在院长的办公桌上。“是的，局长认为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大法官布置4名探员，至少要保持到今后90天。上下班都要乘坐豪华轿车，有警卫车护送，还要由最高法院的警力提供支援并负责最高法院大厦的安全。”

“外出旅行呢？”

“恐怕不大好，至少是在目前。局长认为大法官们都得呆在首都地区，直到年底。”

“你疯了吗？他也疯了没有？如果我要求我的同事兄弟们遵守这一条要求，他们全体今晚便立即动身，外出旅行一个月。真是乱弹琴。”鲁尼恩对他的助手们皱紧双眉，他们也都摇头以示反感。确实是乱弹琴。

刘易斯毫不在意。这是他意料中的反应。“悉听尊便。这不过是提一条意见。”

“愚蠢的意见。”

“局长并不期望你们会对这一条予以合作。他只不过希望大法官们事先把旅行计划通知我们，好让我们安排安全措施。”

“你是说你们准备对每一位大法官每次离开本城都实行保护？”

“是的，首长。那是我们的计划。”

“办不到。这些先生们可受不了看管婴儿式的照料。”

“是啊，先生。他们也受不了跟踪保护。我们只不过是尽力设法保护您和您的同事兄弟们，先生。当然，没有谁说过我们该怎么干。我想，先生，是您叫我们来的。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马上离开。”

鲁尼恩坐在椅子上往前一耸，抓起一枚回形针，把它的弯头

拉平,还要使它成为直线。“就这儿,怎么样?”

刘易斯吐一口气,差不多露出笑容。“我们毫不担心这座大厦,首长。这儿是容易保护的。我们并不认为这儿会出事。”

“哪儿会出事呢?”

刘易斯向着窗口点一下头,外面声响更大了。“外边的什么地方。大街上有的是笨蛋、疯子和狂人。”

“难道他们都反对我们。”

“当然啦。听我说,首长,我们非常关切罗森堡大法官。他仍然拒绝让我们的人走进他家;他们只得通宵坐在街上的汽车里。他准许一个他喜欢的最高法院警官——叫什么名来着?费格森——坐在后门外面,只准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除了罗森堡大法官和他的男护士,谁都不让进屋。那儿可是不安全。”

鲁尼恩用回形针挑剔手指甲,暗自微露笑容。罗森堡一命呜呼,不论由于什么原因或什么手段,倒可使局势得到缓解。不,那可是一个天赐良机。院长非得身穿黑色礼服,发表一通颂扬死者的悼辞不可,而他跟他的法律助手们锁起房门就可以一展欢颜了。鲁尼恩想得美滋滋的。

“你有什么想法?”他问道。

“您可以跟他谈谈吗?”

“我跟他谈过。我给他解释过,他也许是全美国最受痛恨的人,天天都有无数的人民在诅咒他,大多数老百姓都盼望他死,他一个人收到的咒骂信比所有其他大法官收到的总数还多3倍,他是个百分之百的暗杀目标,也是个一碰就倒的目标。”

刘易斯还要知道下文。“后来呢?”

“他骂我一声舔屁眼,便睡着了。”

法官助手们都不失规矩地发出笑声,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因此得知,在这儿也是可以轻松幽默一下的,便也掺和进来,抓紧时间笑了一下。

“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刘易斯问道，并不觉得快活。

“尽你们的力量把他保护好，写下工作记录，别的一切不用担心。他什么都不害怕，也不怕死，他自己都没吓出汗来，你们干吗要吓得出汗？”

“我们局长在出汗，所以我们也出汗，首长，道理很简单。你们随便哪一位出点事儿，调查局可受不了。”

院长在椅上突然一晃。外面的喧闹声叫人心神不宁。开会的时间拖得够长的了。“别提罗森堡了。他也许就会睡不醒。我更加担心的是詹森。”

“詹森是个问题。”刘易斯说道，赶快翻看文件。

“我知道他是个问题，”鲁尼恩说得慢慢的，“他可真会叫人难堪。这会儿他自命是个自由派。十有五次跟罗森堡一样投票。下个月，他又会变成白人至上主义者，赞成隔离办学。过一阵他又会跟印第安人去谈情说爱，要把蒙大拿州送给他们。真像是我们家里出了个长不大的孩子。”

“他正为精神抑郁接受治疗，您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他经常跟我谈这件事。我都像成了他爸爸，是什么药？”

“普罗扎克。”

院长挑剔指甲的下面。“他以前常见面的增氧健身教师，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同他来往吗？”

“不见得，首长。我觉得他好像不大欢喜女人。”刘易斯面露喜色。他知道的岂止这一点。他的眼光射向一位他的下属，把这一条逗人的小小珍秘确认一下。

鲁尼恩没有理会，他也不要听到这个。“他跟你们配合吗？”

“当然不会。在许多方面，他比罗森堡还坏。他只肯让我们护送到公寓大楼，然后就要我们在停车场坐到天亮。他在七楼上面，您知道。连楼下大厅都不许我们坐。免得招惹邻居讨厌，他说。另

外还有十来条进出大楼的通道，根本没法保护他。他还喜欢跟我们玩儿捉迷藏。他经常偷偷摸摸走进走出，我们连他是否在大楼里面都不知道。罗森堡那边我们至少知道他本人整晚都在家里。詹森可办不到。”

“是啊。如果你们都跟不住他，刺客又怎么能呢？”

刘易斯没料到有此一招。他也没有听懂这句玩笑。“局长非常关切詹森法官的安全。”

“他受到的威胁不这么多。”

“名单上第6位，比您略少几次，院长阁下。”

“哦，那么我是第5名啦。”

“是的。恰好在曼宁法官的后面。他是很合作的。百分之百。”

“他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院子说道，但立即便改口了，“我不该这么说。对不起。”

刘易斯没有理会。“事实上，除了罗森堡和詹森，合作的情况是够好的。斯通法官很有牢骚，但是他肯听我们的话。”

“他对谁都发牢骚，所以我们也都不介意。你们猜想詹森偷偷摸摸上哪儿去？”

刘易斯扫视了一眼他的部下。“毫无所知。”

闹事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连成一气，齐声高喊口号，街上所有的人便都随声附和。院长这一下子可不能若无其事了。窗子都在震动。他站了起来，宣布会议结束。

格伦·詹森大法官的办公室在二楼上，不是临街的一面，也听不见嘈杂的人声。房间很宽敞，然而却是9套办公室中最小的一个。詹森是9个人中最年轻的，能够占有这么一个办公室也算他福星高照了。6年前，他42岁，得到任命，那时候人们都认为他对宪法和法律笃信不渝，而且有着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跟那位任命他的总统不相上下。参议院为批准他的任命而争论得如同一场